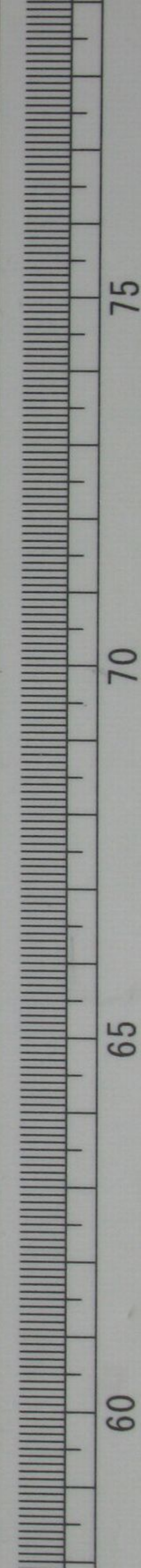




蠟蛭雜記第七之八

詩六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6
4



明錄雜記卷七

目錄

鐵王氏

息泉

兩小

陳苑人

牛口居士

竹勿山石道人著
葉子閱定

蝨蛄雜記卷七

目錄

鐵王氏

息泉

兩小

陳死人

牛口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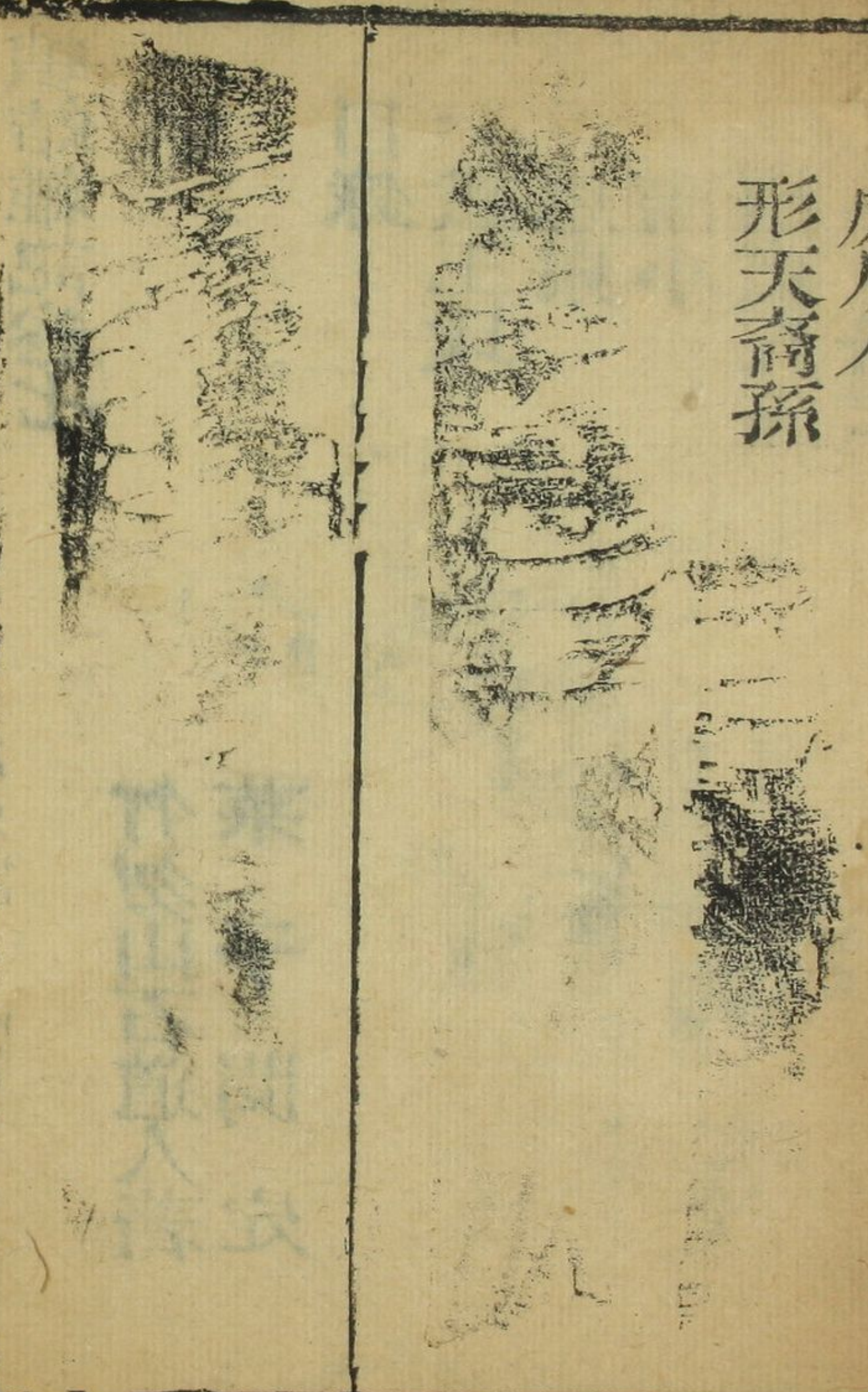
竹勿山石道人著
萊子閱定

黃吉佳也目錄

F0196-(4)

虎爪人

形天裔孫



蝟結雜記卷七

鐵王氏

竹勿山石道人誤

金生東之其先臨安人家世業鍛東之少得熱病疾
作則肌熏灼欲死更無藥物愈之乃息煨而治秀才
業終夜喘亦有聲有遠宗居河北招之往東之束書
策行時冬月抱冰卧化水盈枕席不一時而燥眠稍
安焉一曰經湯陰縣謁岳王祠見題壁詩多罵秦相
夫婦者喟然曰此主德及天心也彼或其何足誅乃
揮管云大事中興可付卿小朝廷轉患佳兵難容將

續古生也

入黃龍府易使官居五國城一德嘉言終是福精忠
懋賞果何名千年冤獄由宵旰特遣文臣致太平撼
山撼岳爲時與國是天教屬佞人太尉但存北宋活
朱仙忽去兩河淪初營良嶽移宗社卽壞長城泣鬼
神一綫尚能延鬪曷不勞名將畫麒麟投筆竟去父
抵豐樂鎮餘憤填胸熱不可耐所抱之冰消融盡殆
袒而倚戶見冬月方皎將就霜露忽一元衣婦自側
戶出疑視絕艷如故宋李師師爲內家粧至前來之
問曰汝南來官妓乎曰然妾知君有熱病願以涼體
求與貼耳撫其肌視冰猶寒也乃命薦寢婦大悅曰
妾生平爲人齒冷何期君子以熱賜相向耶詢其里
居姓氏云杭人爲秦家婦姓系王僑寓湯陰得侍左
右幸也因共起談古今事來之服其該洽閱案頭得
山海經婦題句云祖江遭枉殺罪鼓及欽鴉千載爲
鷓鴣沉淪悔可追窳窳可憐死天刑桎貳負何事乳
之生僵尸不欲朽維民有岐舌婦也更加身何是雨
師妾所捺陞兩蛇束之稱善因復就寢微呼吸間覺
婦體累重而氣不息燭之則就枕者鐵物其人形束

之駭絕婦復醒則復人相泣語云妾湯陰岳祠中所
鑄鐵人秦相妻也感君題二詩歸重主德天心而不
罪檜妻王氏故借頑軀以解君沈疴今醜愈彰孽愈
重矣願君惻隱之全其錚錚之體何如東之勃然曰
若安敢戲我魅我累我身失我心抽床頭銅劍研之
婦不及避落其顛作鬼哭而去天明視銅劍口有血
腥而鐵人首宛在地頸若磨銅竟持之藏書篋中自
此熱病若失與朋輩談生平遇怪事人不信將出奇
示之開書篋則曩所獲首變爲小鐵王氏矣製像細
巧如欲語者乃爲銘而瘞之潛訪湯陰岳祠其鐵王
氏頭小於身不若前像之稱頭間微有斷痕焉
伯庚氏曰梁家桴鼓娼也而生爲夫人王氏東窗夫
人也而死爲娼鐵人被虜悅于金人鐵人游魂惑乎
金生其與檜構大獄也煨鍊爲能其令檜結中主也
熨貼尤細故陰寒之質已鑄鐵軟媚之性仍鑠金而
尋身于煨冢之錐授首于詩人之劍事未有奇於此
者東之誅之以義而瘞之以仁殆鐵其面而不盡鉄
其腸者與

息泉

隴州士人秦無言下地號而暗母遂病不起其父以無言名之少讀書及成童文思秀異遂目之爲啞鳳雛諸大族聞其兼安仁子建之長雖無言也勝於有言者或有女未字爭托言媒衆女亦聞而不怨無言則爲小詞以示媒云月老月老千古多情多惱有人默譜離鸞那怯春眼曉寒寒曉寒曉羞見鴛鴦花草又寫一聯云生憐只有能言鳥破寂應無解語花又書四字云無言不娶媒者皆嘆息去無言年十九著小淮海集比之小游又恐斧克者之亂耳也榜其齋門曰早却蹇修駕本無鳩鳥緣無何一烏巾道人無言云白鶴鳴山來爲耶理喉舌無言書字答云吾靈臺自有天籟言揚之火豈假司燿烏巾者曰此去百里山中有息泉卽仙經所謂神瀝也有言者飲之而妙於無無言者飲之而誠于有耶其有志乎願爲識途之馬無言悅而從之行出門三十里滿望烟霞頗有退志烏巾者曰某在山中曾得飛騰術耶盍負吾背閉其目可超越也從之如聞鼓翼聲頃刻命之

下視則石洞窅窅不聞泉聲方幽探間烏巾者已失
所在鄧林日落湯勝尋常喟然于心初不能達俯瞰
巖畔緣蘿中白衣女子攀緣而上訊無言曰郎何往
乎無言指石洞處女問郎何需此無言自指其口女
卽牽無言袂云息泉吾知其所郎但握吾手附藤蘿
進百步可至無言感而首肯執其手則卷然者柔
過于莢無言幾欲有言矣尋至一邨約四五家烟火
各有綠衣小娃迎此女賀女爲色愧呼郎可揖諸妹
並與爲禮凝視皆麗質招要入室樺燭始然龍腦香
噴眾妹請行酒成禮而去女辭之無言亦固讓卽諧
笑皆出女謂無言曰妾枕畔自有息泉郎能借飲者
請卽以泉合盞無言笑而拜之女亦拜連臂登其石
床溫涼適中毳被無縫以意安貼無言因以手作索
盃態女出其懷中白玉卮啟床頭石穴泉滿卮以酌
耶無言吸之而新渴頓消舊煩亦破還半卮飲女女
亦吸之遂廻身抱無言而喚云郎可發聲嚶聲徹重
樓無言忽吐一塊壘如半核作聲答女云者者女喜
以手加額云郎有言矣亟以字母教之無言舌少重

此史亦言
五
於女而大意已舉卽下床拜女曰簧舌初調皆尔力
女答拜曰琴徽不御奈君痴無言笑云此何愁不報
而卿以爲言爰叩女姓氏女曰妾嬰氏也家世有兩
族一出於春秋之程一出於西漢之灌祖程者居南
越妾本灌宗家隴右唐宮中雪衣娘卽妾遠祖姑也
尔時從道流學仙教故幻化以遊耳妾字辯娘非敢
逞才與君妙合而疑相需爲用矣無言起閱其研席
間有典枚兩句云室女愁空賽山妖媚自名註猜人
名女曰此卽烏巾道人所送示也無言解云紫姑何

如亦書兩句云澤中常哭姬井底欲尊蛙何人也女
曰定是白帝郎何巧耶女因出其所撰心經疏示無
言曰妾家累世禪悅有得便不忍忘詮故義疏極多
若漢儒之治一經也妾集爲此卷就監指宗門証之
無言曰卿妙理善謔何哉相與解頤女談柄無方無
言不復能送難焉寂爾就枕在天比翼罔喻斯歡三
日無言將歸報其父女皇然曰此誠不稱巢居然妾
以口寔役于人間故避地居此郎歸矣妾弱羽將何
所依請借還俟三山羽客召妾遊者卽以君俱仙去

可乎無言曰諾女因出青綃衣令無言服而自服白
綃衣並立庭中牽無言袂曰起無言不覺與女俱起
兩手御風甚善惟教女毋脫其袂女笑曰君過慮矣
有頃女呼下無言不覺在地望家門只里許相與脫
所服聯步行至家升堂拜阿父父見無言有言無婦
得婦直疑神仙之降樂無極矣鄰里來觀皆就無言
詢狀無言頗誇仙遇有獻讒于其父者恐女爲妖物
魅無言而變其喉舌父因疑無言而責詰女謂新婦
山中人學仙旣成何奔吾子女顏赤無以置辯卽下

拜曰兒從夫事今禮盡今被責也戀戀耶請卽去無
言悲慟女曰妾此來借郎入道鶴鶴肯獨飛乎語竟
有三青鳥集其屋上與女語無言亦解之若招隱之
意無言亦拜辭其父父曰重來之無言誠不敢謂是
吾子麾之出仍遣人隨所至覘之復至村外里許見
與女各易一衣牽而起呼其人告之曰歸語阿翁吉
了隨鸚鵡先去矣至雲際與三青鳥合一飛冲天與
辯娘爲汗漫遊也

定甫氏曰有啞泉卽有不啞之泉理固如是以妻而

教其夫吉了鈍根誠欲以鸚鵡慧舌治之也相彼鳥矣求其友聲吾疑作者潘髡蕭騷傳此以當鳳求皇之一曲

兩小

粵人徐紹福少嗜幻術學二十年而未成嘗書符役其妻使召鬼異鬼猝至妻遽驚死名其十三歲男曰海男十二歲女曰海女示將攜男女入海之意焉紹福自以真訣難得凡夫方士技人加意延訪一日行市見兩小兒裸體手搏一老叟持兵刃則不能入如

堵人嘆賞旁有道流云此小兒耳紹福知其有異跡之歸酒肆卽與之飲兼出肴核爲贄道流喜曰吾將授子以術但必于妓館傳之紹福欣然偕至城南斜名娼耿銀生舍耿素欲與道家狎至是緣紹福爲介縱談生平酒闌夜靜紹福前席請曰師所以教之何如道流呼銀生取紙筆五采繪事至而遣之先就枕乃呼吸靈氣圖男女貌各一教紹福曰以此佩胸前呼男則左視內書寃字呼女則右視內書嬰字以手畫壁引而出戲畢拍壁間推而入因題男名珎童女

名珠童皆判云給假五年及疾而返道流復秉燭至
銀生榻出銅針入其脣作三四梵語抽針出而銀生
不覺以針並圖授紹福云男女有不率教者以針刺
其頂卽懼而從也行術既久但呼名令出入耳毋庸
畫壁惟與君約技雖小奪天工而遭神譴只君可自
怡悅毋驚名毋營利毋以憂患而妄作爲否則自貽
之感君自當之吾已誓於天帝授術不擇人甘受鞭
背三百矣紹福拜而受之乞寢息道流曰吾方斬好
淫之彭氏豈真神技哉徒以繪之邑技家最妍針之
神妓口尤利茲有取乎爾卽開戶辭去紹福三更抵
家潛試其術皆驗乃時齒與針于錦囊置懷中雖海
男海女皆未有知者時當山寺寂寥塊然獨寄因畫
珎童出問作字否曰能卽請臨糊壁靈飛經帖妍而
挺秀視榻本過之間能詩否曰解卽吟山中詩云仙
翁行採芝乘我白雲塢瑤草枕微涼壺中日方午紹
福嘆曰佳兒比海男勝矣珎童云翁母愛野鷺也海
男與兒豈異體乎又畫珠童出問與海女孰長珠童
對曰兒之齒卽海女之年翁嘗教海女小令矣兒試

請爲之紹福命賦十六字卽低吟云迷偷解人間錦
瑟題渾無寐東髮聽天鷄問能爲海女謳乎曰海女
爲商調兒亦頗善聆之發源于魚山之唄取逕於緱
氏之笙洞仙所傳畧無凡響紹福問兩童曾相識否
皆曰少同母今並皈依翁遣之倡和爲詩踏歌連臂
並臻神妙蓋兩小無猜嫌矣紹福合憐同愛亟拍壁
納之啟視囊中兩圖各添頰暈似神志初定者然歲
餘有招海客飲者紹福亦與酒酣耳熱海客出一皮
女虛氣滿腹女自執壺行觴座客嘖嘖謂巧卽公輪
班矣紹福微笑前曰今有幼女善歌者諸君宜浮大
白乎衆皆曰惜無術使此鬟發聲紹福便呼珠童恍
惚一穉女自其袖中出遍拜諸客唱王昌齡渙之旗
亭各絕句衆問以師傅答云翁所教也爰索諸客飲
更飲皮女云爲姊助氣衆大粲紹福亦爲盡醕呼珠
童入喚汝兄出女倏不見衆凝睇間則一白晷郎出
肘後云小妹歌詩未有異想玊童請賦今日之事遂
筆不停寫云若夫望嶼兩山煎蟲一釜洋舶歸來島
夷醉舞陳秘戲于菑人徵曼聲於蛋女猶未侈乎恢

竒恐貽譏其賓主則有掀虬髯而得意飾螺髻於畫
戍頓非效彼西子目寔成夫偃師柔無骨而使氣動
有神而失詞於是大人見獵喜生逢場戲作陋商婦
之千呼從長女而一索歌水調云月圓舞山香者花
落悲洞庭之杳棠乞姑射與芍藥神不行兮山高仙
乎去而水弱大人又謂鮑家有妹無過王氏諸兄倘
麟角以孤賞或牛心其有名賦鷓鴣而覺小羞蛺蝶
之徒驚喜吾家有不櫛毋人國焉相傾擲筆而起光
采橫逸妬絕羣兒紹福笑而叱云小兒太狂慙去也
卽亦不見眾謂測其由來以泚物爲仙翁壽紹
福辭不可攜歸以慧海男海女云初閩人東方寄者
嘗以射覆術遊幕府每粵帥饗將士百戲雜陳東方
生必上座有偏將會浮海聞人言粵中徐仙致男女
之法因言之東方生慙患主人召徐紹福時紹福漸
韜晦不欲逞技矣而使者相促惘然至三爵後請觀
所致紹福呼玊童出持觥奉帥帥悅與之拇戰帥十
北東方生突起爲主人報亦三北東方生曰請以彩
骰爲覆小郎射之遂覆玊童云何處非洞天衆不解

東方生愕然自引一觥蓋已測其六六也玊童自覆而說法曰大吠水聲中東方生有難色玊童歎然曰小伎倆唐突長者啟視之五么而一五衆索解答云么爲一一曰水大爲狗五狗也帥大悅沃東方生酒命座客皆酌又謂紹福曰女之技何如答曰亦只爾爾帥請益力乃不納玊童而並出珠童命歌以侑酒卽歌曰南海明珠久寂寥將軍只數漢驃姚畫圖省識春風面上帝高居絳節朝前明時海氛未靖帥固以宮人進者故集社以諷之帥驚且愛客爲之動容聲情清越又不止商調焉帥連以巨觥自吸兼酌紹福寶跪請息紹福乃喚男女入而拜手辭帥曰他日聚飲爲樂幸勿遺棄矣由是折簡者相望於道紹福欲移家以避喧而帥府留之固逮五年海男歲十八海女歲十七並羸瘠多病紹福詢之俱泣而不答乃喟然曰吾以好弄役使兩男女而已之男女受病若此非爲術累耶卽不復與貴者飲帥來召以疾辭者屢矣帥偵知其詐也遣人繫之行紹福大恐當筵呼男女不出益窘迫東方生進曰徐仙疾未愈請以明

曰續懽並乞傳其法乃放還紹福歸以針刺兩童頂
殊寂然而一海兄妹號楚欲死視之頂血如縷更出
圖細索則大駭異忽已變形為二海也遂詢兄妹得
疾狀皆云每倦寢則夢為仙官役使無巧不陳故神
智告疲而嬰斯疾也紹福述所為詩歌諸技則皆點
首曰果然惟仙官護我不使人亂紹福曰役兒輩者
父也知之乎則皆泣涕曰不知紹福甚將焚二圖
適前道流至鼓掌曰女違吾教竟以此術為名利憂
患所擾吾幾不絕神靈三百矣乞以一圖相還二海
可生否則災北人皆也紹福還三再拜曰某不敢學
幻矣但兩童何稼禍之奇也道流曰兩童即二海也
本非塵中人我當携之復仙席於後三歲遣羊城使
者寄書來君可游沃州尋子女矣拂袖載二海去紹
福竟投海死或見其乘巨魚行島間
耕霞子曰今世愚弄人者殆徐仙之流亞矣矜獨得
之秘而變化風雲爭蹈空之能而摧殘骨肉畢竟名
場傀儡風教邪魔更無什百道流誘掖之而示之物
化返乎歿寧也徐仙水死矣獨徐仙為可悲者耶

陳死人

嚴道縣古銅山爲巴蜀王所鑿銅之先爲礦或經年而穴未通終日而筭已啟礦之微渺者曰苗小獲曰窩大聚曰堂求礦之戶曰峒民伐礦之夫曰砂丁民以貨而丁以力不事稼穡若將終身或傳爲世業漢鄧氏之采銅他縣有山五十里峒三百六十有五有苗者一百八十二名窩者一百二十一名堂者六十有二凡數年鄧死峒以歸屬太守新葬之世錢曰貨泉銅曰貨三品時方青三品貢於公孫子陽以鑄貨泉子陽據蜀稱帝旣改元遣使開鄧氏堂礦之峒募丁日益以千恒多陷地死者焚溪民留小蜂世爲砂丁其曾祖及祖與父皆未有生還者小蜂鑿於前亡不肯習峒業而公孫氏使者檄此縣民家出一丁小蜂亦與選與其母妻訣別往母曰汝三代祖父骨不知何所兒勿殉焉而可妻曰先祖父皆有子而畢命於峒汝未有後也留氏其將斬乎小蜂破涕笑曰不然先人或待我往迎歸也竟掉頭去先是地有金羊峒卽鄧氏六十一堂之一蟻集之丁幾萬餘人矣小

腕懸囊於背撥土揀沙上下有天梯地奔之難四旁則燕剪魚梭之巧小蜂靡所不能凡三月得礦倍於人峒民喜呼爲飛錐手後一夕小蜂隨其徒三百人自下仰攻轉入寬處忽遠山作霹靂聲峒蓋上覆峒底下脫三百人墮落焉有從孔旁橫逸者謂之走通風小蜂倉皇忘此法隨土石崩去不辨遠近遙平腳稍定自捫尻際若有人推之出險者方喘息問則前有五指山其行初不知何鬼物將數

武青燈露隙光俯而人似舊時已采之空堂山腹容四五榻中燒三燭以次坐三人首一人曰小蜂毋恐此汝祖宗也次一人曰小蜂不識乃祖豈忘乃父耶指末一人曰此卽汝父小蜂視其人左額暈處有丹砂點宛似其故父卽號泣跪地曰父兮今尚在耶其人笑曰吾祖汝祖尚未死吾何可以不生卽引拜首次坐者曰曾祖在此祖在此小蜂請曰三世祖父之年蜂皆不知願以示曾祖曰吾二十七歲生汝祖三年而歿祖曰吾以生汝父之明年卒實三十六歲父

曰吾歿時四十五歲生汝已十年矣小蜂曰先人皆不逮五十而峒死蜂才十八耳何以延宗祀父曰兒未滿生却安得爲陳死人哉小蜂曰蜂竟不識先人何時而後真死其曾祖曰礦地龍君俟千年後晉帝者封吾三世當襲靈官職則真死期也天明矣吾孫可攜小蜂去稽首龍君乞送之出峒也小蜂乃哭辭其曾祖及祖而隨父出東曦上遠岩逕至一茅舍有長帽衣禍人跌坐檐下其父率小蜂拜曰此兒未合爲鬼民請以符遣之去臣留民三代幸甚衣禍人照首出一符如片瓦白地綠文糝糊如米家山者命小蜂戴於首卽無碍乃謝去與其父訣忽所踏處墳起足底有物戴之起聞錐鑿聲盈耳則身已化爲大礦投地焉此處爲金羊別峒相去十里遙始丁羣見一綠色礦廣四五尺自上墜落恐肌骨爲所損亟避之則惟見一人踏地死手持一拳礦有頃呻吟而醒詢之知爲前夕覆峒已陷之畱小蜂自是小蜂返生事遍傳諸峒凡峒民有以衰旺卜於龍君者遣小蜂往小蜂以符戴頂則能入謁龍君遂所卜由是不持寸

鐵而苞首日繁人稱富丁遂呼之爲礦龍大使歲餘
迎其母妻至移家于峒戶之側名曰小留村公孫氏
亡金羊峒之礦役初息小蜂仍還爨溪爲耕氓晉李
特時有僧據金羊故峒將采礦鑄銅爲蘭若惟供養
錙行者日率其徒膜拜之豈卽小蜂之傳訛附金于
留者耶後此僧爲李勢所戮又有書生言于勢曰金
羊峒近產風磨生銅卽禹貢所謂鏐也蓋營之勝金
銀多矣勢之妹聞之慙患其兄開鑿果少有所獲以
爲奩具而已勢亡此峒竟没于水蓋龍君與留氏三
世晉封龔職之期尚遠故厭棄貪盜不忍砂可陷没
云

南峯氏曰爲砂丁作佳傅可謂小言詹詹今滇中采
礦人夜半運錐往往有人手出腰際若有所索者以
烟草授之而去其皮肉粘于指端竟日洗不脫峒民
呼爲乾鷄子殆陳死人之徒與夫智士以青山埋骨
而愚人以金穴藏魂似也然攻金者輒死而入土者
尚生則益嘆世途巨測而鬼道寬闊也已

牛口居士

宋太平中有獲異書于河間獻王墓側者云樵人逐狐狸迹入小村舍呼之畧無人應室置漆棺前有兩扉豁開中堆塞書卷其紙化蠹魚者半矣書不全者有秦子嬰外傳酈食其撰代絕書陳豨撰龍川國志楊僕撰十六相國經王莽撰書不缺者有山陽公世紀劉元海撰孝典慕容超撰燕趙英雄記王鎮惡撰周京志宇文適撰疑多偽作也但其書不悖正史亦有可採者時校訂諸臣上言河間古藏書地請尋索之瀛海邊初析津入海處一島無名以海波為浮沉

忽近忽遠春分後其島出或見村落徵書之使亦好奇者以風便航而至則有島民數十家率不敢通款語惟一叟攜筇出延客入室狀貌不類時人叩之云牛口居士僕自謂也卿從國中來今是何朝帝使者云大宋太平天子采天下遺書丈人請勿秘焉叟云僕隋人也有小部書數種蓋將去使者索之出其書一蒲山公集一鄭世紀一夏春秋叟曰集為故人博物之遺鄭夏兩書則僕所撰使者閱其書奇與語多不易讀驚嘆云丈人其有原本與不然何以傳信叟

笑曰僕書中放詞皆眼底陳跡云胡不信使者云然則丈人仙也久矣隋閔今過五百年時代凡幾史氏紀載多可汗牛丈人而未知之耶叟惻然曰僕死於正史而生於稗官蓋蒼蒼者不欲俾之冤死耳夫豆入牛口此何說哉使者駭云此竇氏之所以被誅戮也丈人豈其裔乎叟曰僕卽夏王建德也故以牛口自嘲耳使者云世謂仙人兵解者是非耶叟曰兵解則果爲世民戮矣僕無是也使者云丈人云云且將以妖妄惑世人矣請問其說叟大笑曰卿書生可與測常理而未能窮變端僕之事與姚滋略同姚之受誅豈不大書正史觀姚爲僧後告人曰劉裕不能得我取一人貌似者斬建康以狗僕未敗之先得崎將楊義臣授以禳代術每臨陣以卿人孫安祖之弟狀貌若僕衣甲鞍馬之而出故牛口之敗孫自呼曰我夏王也唐將執之歸而以爲戮實則僕尚存也僕行遁入山友二人爲二教服姚爲釋慕容超爲道僕爲儒耳使者云此真海外之言矣中國豈聞是哉但慕容超亦爲劉裕誅寧亦如姚之假叟曰超真有道者

刃入頸而無血假形於建康之竹筍耳僕輩幻跡不欲使人知以卿入島與談輒不能沒其梗槩夫僕討宇文則可以生僭夏王則可以死死于隋為忠死於唐為不智恐玉石之無分全要領于將盡此僕之鄙懷異英雄之相諒而不敢以跼蹐之壽傲山中孤竹牖下伯牛也乃放吟云大業雖無道民皆率土臣世充猶輔頰化及敢參辰縛去降王假編來野史真不然牛口敗誰與問蒼旻使者惘然謝去叟送之登舟一返顧而村島如失使者達海岸以異人異事為忻

津士人言之遂爭索牛舟居士之書啟積則已無有士人皆笑終不信此使島中語也

鑑堂氏曰一以為竇王續傳一以為牛口解嘲盜也而儒囚也而仙儒見之而咋舌仙聞之而解頤矣河間有書失也誣姚滋不死偽而辯均足破史氏之陳陳喚經生于夢夢者也

虎爪人

偽蜀大徐妃為室女時嘗夜卧燈前見一班虎爪女屏息從枕上私睇則一美丈夫裸而登其牀屢逼之

史中蔡言 卷一
據地一足爲虎爪也後偕其妹入宮爲王建妃有小
內監以隱語呈妃者云得之殿前校其詞曰全好呀
餽號仕反翠妃故慧解其分字毀謗之意潛命小內
監問此校字係何人所奇旋詢得之爲成都賈小將
云是其鄰人屈彪書遣之轉送妃因以策授其妹小
徐妃密奏王屈姓人一足是虎爪國之妖孽青城山
女道士所言乞發兵急捕斬王下令于是夜三更取
城中虎爪人裂其肢以狗初蜀人屈彪故楚二閭大
夫後生而一虎足狀貌絕佳惟一足不類恐爲人恠
裹足不出關時青城山幻士余半鶴自稱徐神翁高
弟嘗造彪曰吾能治女獸足彪曰均之人也吾弟人
其心何傷乎獸其足半鶴怒曰子以我爲無人心者
耶果爾則君之獸足吾亦不盡無條露一虎爪與彪
無以異彪大驚曰公無相戲此亦非善相半鶴曰子
不乞吾易一足恐他足日此足爲累唾笑而去彪惘
然半鶴卽授術于素狎之賈小將云徐老有女絕色
也吾爲子易一虎足以往合懽焉而退賈從之及女
入蜀宮爲妃半鶴復書八字授賈傳內教之誣屈彪

云彪之將爲戮也先一日傍晚有班衣老叟喘急汗
面入問屈屈彪彪安在彪急迎訊叟云汝頭頸癢否
汝足痛否彪曰吾方奇癢在虎爪而頸以下人身皆
痛不可忍叟大笑唇翻於頰曰汝將以虎爪喪人身
矣彪不知所以惟稽首求援叟于腰間革囊中出一
七首纜三寸長使彪帖地卧戒曰初割我呼一借字
汝答言肯初續我呼一還字汝答言不肯彪恐懼惟
命候切虎爪如斷瓜懸之胯間而袖出一人足吆喝
爲之續略少痛楚叟辭去彪始幸高枕是夕兵至執
彪審視皆具人足以爲悞也及其鄰賈小將則班爪
現焉蓋賈之足已屬之彪而續以彪之虎爪矣兵分
其五體斫之以虎爪報主命旋風起而失其爪彪脫
於難余半鶴聞其理道之遭戮仗劍來彪室思得彪
以甘心叟已先在半鶴劍至張喙吞之卽出一虎爪
撲半鶴其腋際露一鶴翎叟吐前劍擲之墮其一翎
半鶴創甚猶斜飛上雲中故是鶴也彪謝叟叟曰毋
謝我我尋我足而已大吼爲斑斕虎出門去其後足
若有補綴痕彪終身得全足官右衛嘗扈從太后上

青城山竟辨前枉

鳳西氏曰別人足則虎足變虎足變人足何其幻也
其人不肯自別其虎足而後能易夫人之足其人忽
欲變人之虎足而不能不自變為虎之足其人變人
之足為虎足而即遭人之以虎足變人之足其人則
人之虎足而即還乎其待變之虎足因以別人之忽
變之鶴翎變而無變別而無別不別而別不變而變
於是知安身立命惟在乎人與禽與獸之間

彤天裔孫

霍山樵者封牛子幼負胆力入林惟荷一斧獵徒聞
其勇者餉以貳縱結為聲援一日會飲於射虎山莊
有龍尾寺眇僧入柳榆坐客至牛子則曰好男子惜
多此頭眾以其偵也羣逐之牛子大笑曰吾誠不多
此且不得安放地眇僧曰一頭也徇財者視之輕苟
活者視之重吾固惑焉夫相柳九首也而為洪水殺
蚩尤鐵額也而身首異莖頭不可恃明矣君等樵獵
之夫餬口為累正坐此物嘆息而去獵徒相謂曰彼
既眇一目矣亦不知有全體之藥宜其為是言哉因

尚吉佳已

卷七

七

痛飲皆醉衆乘月黑伏弓矢各走捨訝牛子意懶不
欲從自取仄逕將就山神廟獨寐縱步不知里許淙
潺夜發猿鶴酬風月出不見一人覺有無數指爪以
巨索來縛牽去又不知里許進重圍如嶽帝宮殿者
題云歸元秘府至丹墀俯伏求貸死呼令仰視左右
儀衛甚森而皆無首有人聲出腰際則自懸一級焉
堂中列數十坐始睹人面然時上下其手使厥首隱
現中一人自肩以上無所有一手握玉管一手握金
經而胸圖一偉形耳目口鼻古鬚髮皆活命左右澤
其縛且掖之登堂使遍閱儀象曰以引以翼不可度
思何有何無敬之終吉牛子始視左右兩人腰繫之
頭一曰狼暉一曰樊於期堂上人各攜其首當胸以
示有稱有窮君者有稱關龍逢者有稱鄂侯者有稱
秦襄公者有稱公孫聖者有稱智伯瑤者有稱季牧
者有稱陳聖王者有稱衛太子者有稱交趾女子者
有稱費文偉者有稱劉司空瓊者有稱秦王弟荷融
者有稱謝康樂公靈運者有稱清河崔浩者有稱射
雕手斛律明月者有稱周太師宇文護者有兩人稱

高頰史萬歲者有三人稱徐敬業蕭至忠王涯者就
中一人稱梁湘東王繹者卽龍尾寺眇僧也問牛子
曰畢竟吾言不欺否牛子下拜問曰此握管持經之
神可得聞鴻號與眇僧曰其祖爲形天與帝爭爲神
被誅無首而不死尚舞干戚傳其術於苗裔年稍長
則命人碎其首而圖像於胸卽能飲食男女過百歲
乃卒後嗣世其法故職掌歸元秘府也其先以干戚
習武脩其後以書筆治文事亦氣運使然耳是爲形
天之裔孫牛子又向此像再拜其人乃言曰牛子之
先人與吾祖同難吾祖人無首爲混沌汝祖虎而翼
爲窮奇皆爲帝戮吾家教傳而汝家道廢天平盍從
吾無首之教牛子駭怖則腰懸頭者數人捧之下出
斧斷其首牛子殊無所苦且心甚了徹手自挈頭跪
而受教其人曰元在丹田胡必泥丸惟融斯脫有無
之先謂牛子自續汝頭從之自能位置如其舊復謂
曰汝頭可用矣然以忠孝著奇以游戲見拙慎之或
眇僧亦謂牛子可去矣後有棘吾自策汝牛子戰栗
奔退回視殘月在天殿宇如掃覺身從地中出自脫

其首如摘瓜然合之無縫竊秘異其教云初牛子有
叔官於梁爲殿前軍使頗見任用及友珪之逆珪之
黨將搜戮其叔牛子往救假其叔衣冠而見捕者方
將繫之前牛子忽自斷首跳擲不已捕者以爲煩寃
懼而去其叔得脫於難牛子亦仕唐莊宗朝爲部小
將名特嘗以從獵得幸補宿衛侍宴內廷帝與伶者
戲伶不遜呼李天下而手翻帝帽牛子怒曳伶拳斃
之帝命斬封特頭墮地而不見帝悟其忠命埋牛軀
而牛子已潛續身首遁去矣自此牛子不願爲執職
官歸其鄉從里人或詢其以頭斷續之故牛
子曰此秘授也但去卽復來如磁石之引鍼耳因呼
刃使決其首捧之人別室腹中一呼則頭還合矣一
日里人復沃以酒決其首梯而懸之梁上腹中呼不
至無首人乃上梯解其懸合如故然頸有痕稜起病
十日乃愈後皆客遊江南客與之登青溪妓樓欲因
妓以觀其技牛子愆於前挫辭以久不能妓再拜曰
吾輩捨身以博君歡君何惜一能事而不啻守身若
處女也且聞君頭已棄之後唐而仍無恙譬若江南

主又借君頭亦無不惟命矣牛子爲所逼不得已自掇頭以示妓驚死客奪其頭擲之青溪水中頭被沉溺其身又不能入水接之惟手足自相搏擊苦可知矣一葉舟至溪上有眇者出於舟中以半篙引首出水携之入妓樓合首於身良久乃見牛子張目出涕謝曰吾師若遲半頃至者弟子不能復續此身矣而兩人遂携手奔走時李後主獵蔣山回兩人相錯於郭門市卒以告後主亟發兵捕之見兩無首人立半篙浮江中而飛矢不能着識者以爲亡國之讖焉眇不知兩人者皆形天裔孫之徒也

壽巖居士曰點鬼簿以搜神記注之幾於鑿死混沌矣乃其與義則在大易羣龍无首元之吉此之曰奇而法

蛭蝮雜記卷八

竹勿山石道人著
菜子閱定

目錄

牡蠣灘仙
邛母
島仙
三筵
野婆

賈吉佳已
卷目錄

蠟蜡雜記卷八

牡蠣灘仙

竹勿山石道人謨

粵蛋船貯嬌東南之美者也越客員甲奇方壬烺各
以第一流品非凡色員悅張八潮人方悅陳三甌人
初員以新安大賈僑寓粵中從地舫見張八微操土
音員謂人曰此亦生張八吳然化人仙裾畢竟與長
袖舞者有異八求員賦游仙詩叶生字韻以贈員即
吟云曾否驂隨白玉京蘭舟亦許見雲英豈教鶴夢
牽塵夢直為他生惜此生天漢鳥窺臨水影下方人

學步虛聲游能從我聊相戲先遣詩狂賦碧城八和
云積薪才調富如京一飯青精薄紫英海內儘勞投
轄主場中猶諱棄繻生自來病翮憐花飼至竟真聰
待變聲寄語惡風休苦我此身長倚哲夫城員嘆息
云吾詩無買氣子詩掃粉塵請結生生之好矣八就
錦纏臂間出雲膠帳盈握者贈員真吳宮一絕也員
以相思釧答之是番客所貽紅鞵鞞者乃携之歸而
定情焉是時陳三年與之齊未有委身地彼呼風掬
月者誠不必屬意于三而三之視諸公頗無足當意
若員甲奇猶爲較可也第不欲爲漢臯雙明珠共贈
一鄭交甫無何方王煊至方故甬東士族號耕霞子
官鄞闈屢與大邑最遭憂去服旣除澹于名利以知
已托購珍南海方志性矯拔不廢外嬖而女床之鸞
或不屑以偶白紵行水邊其童小壽陽招蛋舩女爲
方消伏焰方却之小壽陽云春愁滿腔彼閒色者可
惜也郎君卽無所適較量媚度于奴也就尤方始可
登一艇兩妹出拜詢爲滿氏女兄弟其母嫁呂宋賈
人所主故圓盼深黛稍異中區人其妖冶亦具別格

方憐其化外種命歌艇曲名三終而自引大白五十
女泣跪請休方各贈十金餅仍命棧去之先是南海
令君爲方故人方嘗詣縣聞有名娃爲他人訐告質
于庭將施荆楚者方以片紙關說云此人吾枕間秘
公徒盍徐之令君命小吏問此娃識耕霞子乎娃但
哭告云故侍兒主人也令君笑其妄憐其畏威釋之
屏人問娃曰汝知耕霞子爲誰娃口暗令君云甬東
寓公方君也彼爲汝解娃揮涕謝時有張髯刺史亦
家吳門而官

因與方君遊道其握龜紐不如游蛋船之樂又平原
客趙髯耳方善飲之名以張髯爲介爲方招侑酒者
袁九陳三二人而張髯自有鍾情之謝大蠻趙髯則
以其所暱朱繡至繡卽南海令君所釋者也約爲兩
之神遣如泉之酒三君者豪可知已朱繡見方君則
前謝免辱之德方初不解繡告趙髯云甬東耕霞子
卽求兒子訟庭者久思報而無日乃今遇之趙髯亦
拱手謝曰渠以孤子爲他人欺微吾子一言下體投
地身名俱喪矣遂偕繡拜方亦答焉視繡豐豔則前

無古人方啁綉云汝髮以我爲主人何太逼耶綉云
安知不爲他日之識方云若然能不負趙平原乎趙
髯云某願以一姬爲先生壽第無效魯連之却金張
君等毋太嗔咿也先命謝大蠻歌竹枝兩韻曲云東
海有人夜爲魚西山有魚朝化虎蓮葉魚會共妾居
燕脂虎漫將郎侮恩誓三生郎語重懼嫌一妻女情
奢交懼安得九尾鳳報恩安得兩頭虵無雙死適王
仙客一妹去隨李藥師安死莫分來去跡郎來莫訂
死生期趙髯問此誰氏新翻者大蠻云得之陝東仕
女張髯乃謂主人肴核不限數飲以三瓶爲度趙髯
命歌一曲食盡一器酒行三觥入座朱綉請於趙髯
首爲之倡卽謳云芙蓉塘薜荔墻秋欲老夜未央聲
傍徨絡緯娘草根怨花心涼之女郎掩空房施霧縠
遺雲裳擁異香眠清光見懼貌如清揚從懼飲舉十
觴翻樂府爲張王賦宮體追齊梁白玉床意相當珍
珠囊幣相將夢忽斷懼何方啼天荒覺秋長穠華晚
白駒忙此曲卽趙髯所撰名曰少刺促綉自弄琵琶

趙髯爲擊腰鼓三君酒各三爵四姬以謝大蠻爲大
戶繡與袁九次之陳三則不盡一爵次及袁九當歌
有鄰舫客使來願挈其姬以飲者亦趙髯之友爲新
安員甲奇張髯云此快士其所挾女生張八也急延
之入則員固偉丈夫但非二髯之美且思亦不殊耕
震子之秀而文也張八則素爲四姬所屬目者趙髯
道員與方見叙吳越之誼張髯卽取箏授張八曰其
能事也八謝曰家刺史歌乎兒請搦箏若兒自爲曲
恐餘子口不足于指耳方亦請觀其技八乃從容對

客云兒所爲重頭菩薩蠻就

可乎出金甲彈

箏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鏡入新年髮芳心不共
芳時歇草色洞庭南送君花滿潭別花君豈堪綺窗
臨水岸有烏當窗喚水上春帆亂遊蝶化行衣行人
遊未歸蓬飛魂更飛方嘆息云可謂獨開生面羣酌
飲且賀員獲雋員之酒力足以敵方而張八則在大
蠻之上袁九前云八姊之曳腳望江南吾竊聞之矣
旣變新聲請爲勦說衆聆之歌曰無人到花外已聞
倒挂一聲聲在事都爲商女笑新詩要掩大家名乞

得情人小字篆雙成員稱增字之妙極盡婀娜八創
格而九因之出奇真兩美合也張髯與勃請停歌戰
酒吾醉也而後陳三發聲羣姬爲三解嘲三曰我固
不能且亦何所逞此中人伎倆惟願不及奚敢遇之
氣度閒逸方顧三曰卿斯論誠爲名場鍼砭惜吾聞
已晚也爰設酒陣先使二髯搏趙故豪縱以玉壺盛
五升者傾青瓷缸爲博將以挑方也張髯色稍沮連
戰皆北員急出自當一面更爲趙髯挫兩敗軍相顧
掩抑促方起方殊遜謝願引一缸自請息戰敗者既
慣激無已勝者亦未納降持之稍久陳三恣慰方云
時亦可矣方舉手十戰而未有所決七人者皆以意
揣幸方之未折惜趙之尚雄方忽擣虛直進趙髯五
出皆敗壁上觀者各咋舌丐趙且徐徐然益大叫走
險不可制方又五勝焉趙向未撓髯至此極輒倒座
隅呼張曰方君勁兵僕不能支也君可代主人之役
張矇矓答云固也非直代一人卽爲趙報又連北員
繼之凡十陣而方撓其七適張八以伏兵起方始三
舍避殆觀覺已久云時城頭鼓三下衆辭已困甚不

能答一語袁九請守之方君謂陳三後夜與卿斟酌
 即訂員君及諸客員攜張八去大蠻辭張君朱綉則
 詣方君舍自効及舫頭張隨水幾沈沒數篙師負之
 起其身如赴湯之鷄甚頽唐焉船中趙聞張溺水驚
 且躍出遂解醒困旋命袁九去自以衣熨貼張輿以
 同歸天明乃無恙後曰方君為主三客五姬如前數
 飲將集二人謂方曰前者與尸之長鬣不如設伏之
 小戎今者策張八之勲為軍司馬遂陳三之志當
 作女校書公應自部署方云八于即賊號夫人

三之遺巾若有慚色曰

見以昨宵念奴嬌吹簫之

客方固以簫聲著于念奴即命小壽陽取紫簫
 至倚歌和之其詞云酒人豪過思海上贅峰都吸豎
 指飛觴漫道一能當十員嶠君方壺子戰酣圍悉舞
 仙相喚吾徒笑圍入不覺頽玉當筵袖向浮邱把我
 醉君眠似有水仙啼泣捉月遊迎神舞滿身鮮濕須
 與無死奇情正雲集方大喜謂二曰吾簫足可引卿
 否三曰兒固鳳求鳳也張謂方曰彼未有偶君得無

情乎方曰正未可輕諾且人盡偶也非偶之偶不猶
愈乎真者耶趙云三從既越來未有所主凡將泚衾
禱之客皆以病免故得守其宮真處子也彼亦畏雕
琢方視三顏顏點頭員謂張八方陳事諸君媒汝灼
方因心動三亦數盼方張八曰陳妹不字久矣方使
君無朱粉癖可稱落落難合然吾窺其隱亦不甚離
也今以主者命登場主觴政當令方陳各送鉤於座
人首拈而花在手者主方得雌終拈而花在房者主
陳得雄卽知命爲之兩舉皆得方飲九尊而三無一

醜八稱快者再自引滿賀三壽鑒於前阮呼員君張
八及諸姬速退惟陳三歸方君室方述其游學之事
三謂然曰君有室而不爲爾有官而不求津粵瘴海
也得毋及溺乎方正容謝縱談達曉兩人俱不欲褻
將擇婚期而粵使者召方君去戒勿納蓋使者向爲
方師事焉三以身屬方志殊不可奪一夕將會張壽
忽乘醉至語方以西郵出師故交多請纓者公何竟
老是鄉乎三因促方云君以三年進取兒以五年待
君無徒戀彈指權也卽折釵爲誓張壽亦重之方將

發與趙員諸君作別且以陳三托張八曰陳妹不歸
 使君有如海但過五年海將枯矣方曰諾三亦泣而
 送之方還甬東經年而西事已藏得三手書云仰望
 所天延緣何地郎將出塞以覓封侯妾早閉門而期
 為婦身是五城之璧藉手主人價非十斛之珠垂涎
 奴輩願憫待年之志無忘奔月之情鯉鯉共食以何
 時鴉鳳相隨之有日流輝倚璧甘澤稽田懷也德音
 贈之良策方三之章子書八以京師之行
 不果得一年海蜃作孽車中有稔方君能者激贊戎

移 向海為幕僚未一旬而平方以軍功復補前大
 邑又自閩取道于輿訪陳三之舍三喜云兒前夜夢
 入道為女尼今見君始識三邱僧之忽合也方云五
 年之期固未過也然予始為野馬今入天閑久作散
 人復操手板須之官後以油壁車載卿耳三涕泗云
 相思則冀相見有志亦恐無成一日之悵終身亦然
 從此期過兒必適人然此心已為君死矣安得久乎
 方亦悲哽云卿古之情種予終為惱公亦既負卿應
 休戀我三仍復要盟而別及方還鄞聞剛及五年陳

三又兩致書皆浮沉未至明年張壽自粵還威州得與方遇因言陳三不見君耗啼三月適巨賈編頭李公蕭鼓滿庭而三疾作不成寢數日遂卒顏如生羣姬來哭惟員家張八羨三得仙去方大慟飲食爲廢復二年方擢郡牧行部憇青龍山寺炎夜微燄燭影在宇一女即推扉則宛然三也方起執其手云卿化矣果仙乎三就坐答云兒牡蠣灘仙也以過謫廣州炎海而不令世人汗君有緣而無法故合蓮之心斷藕之臂皆非常果也負張之果則又一林方聞其說哀樂無着夢醒之間忽小壽陽至見三喜曰陳姊復來知前信之荒唐也三云是兒與君亦自有果如洞庭之掾方因謂小壽陽陳姊旣仙而來訊我汝覺異于人乎小壽陽云仙者而有凡情凡者固皆仙骨也安知奴不爲王子晉後身三大笑方叱之退三辭去方問牡蠣灘可近人間否三云明州之與隅兒以雲氣往來亦無定舍君他年持節出重洋或當得傾蓋然大千界無量緣俱未可逆料三作禮出扉猶聞環佩敲空久而後寂

出虫系言卷八
樊堂氏曰牡蠣灘在海邊吾嘗登其上矣山水蒼影
草木孕奇宜有仙人門戶者耕震子之俊秀靈所鍾
于此無疑也

邨母

內黃堵寵年六十無息且無偶得脾疾日嗽歲五十
而無溺因卧病將不起隣人婢阿松嘗憐其老疾為
進飲食輒嘔吐不能甘為適釣鰲女醫鈕鰲娘年二
十餘過其村共邀之治害脾物鰲娘於其人前後心
以心丸投其口中使含水漱而不咽而自

拈鵝羽入攪其喉舌間有頂印肉物四足者下此
疾走乃捉而鉞於柱若陳言焉嘗告人曰夫飲食偏
嗜者率役於胸中之物久之厭穀氣而疾不可為故
釣鰲不可不早也村人曰堵老之病亟矣娘其往治
之於是嗽堵老娘嘆息良久不言所治徐斂手於衆
曰阿公所患病即吾瓊液也吾無牡者願隨阿公為
公延嗣盍為我媒乎村人皆詫曰以年長二倍之病
叟而少女求嫁將以房中為醫方乎抑煉病骨為藥
物乎娘微笑曰我亦不知見病者而自棄其醫見老

者而自嫌其少也或阿公爲醫而我爲病者耶叩阿公爲士夫而我爲老婦耶醫者意也願者緣也幸諧此事村人憫而從之詢堵老於枕堵以首允卽置娘於室而出其夕娘就堵寢所不能舉者扶掖之使起導於溫柔堵惟覺椒之馨薑桂之辣由口鼻竅入腹其久凝之蔗漿自內注外娘以玉杯承而飲之曰何甘寒乃爾卽起坐令堵枕其股卧摩按如治小兒癩驚法一日夜脾疾若失堵老起爲謝娘曰非直減君疾也將益以嗣其明年午月丑日舉一子黃色而肥

名之曰圭而字仲英戲謂堵老曰試觀擗兒似土者卽似金丑耶堵笑而答曰在土爲土入金爲金範金而合土者鈞驚氏之力也吾老爲獨陽豈能生乎鄰人見堵老強健且有子識女不凡有生兒者輒令抱持之以爲養子若屋兒臺兒皆名與仲英埒堵老亦自稱假父焉仲焉生十二年短小只如三歲兒有力善鬪逐走壙之獸必入其穴擊斃之而後出嘗卧田中忽陷入不見久之自他隴畔至堵老怪之娘曰勿詫也兒遭鬼物曳去與戰於黃壤耳地中自有人行

見出入無窒礙者吾胎教也堵大疑仲英爲孽疑娘
恐非人娘知之謂堵曰吾母子誠不免爲阿公所棄
此天帝命也廬江有戚屬將往依之因出刀斷仲英
十手指而無血以付堵老云將指種後圃三年而掘
之可得十孫卽負仲英於背與堵涕泣爲別堵因念
其十二年中從夫鬻子之情亦持之哭惟仲英告阿
翁曰父爲母之天兒爲父之身他日母子有功德於
世卽父業不朽矣兒願父勿傷也卽杳然去堵老乃
埋其指而仍獨居焉娘至廬州仲英得熱瘧因穴坎
河邊生糜心囑云兒瘞三月由廬江入淮泗達無支
祈之舍有來捕者第乞怖擲吾所付金搔頭刺之速
呼邶母救我毋自來救娘急走淮泗應之過三月廬
江人果掘地得小兒黃色肥而無手指以獻其監稅
使仲英炯兩目視衆皆謂靈物不可害放之河仲英
雖小兒體較重浮沉淮泗間水爲退卽其母所謂胎
教云是年淮水泛漲黃水力不敵轉徙數縣非淮水
自強也無支祈以其水族倡亂水立丈餘神祇已請
於帝矣仲英采入無支祈之宮見一獼猴踞坐穉穉

指揮猢猻之屬以弩激水倏見蒼水使者以兵圍之獼
猴躍出擒使者而生噉焉仲英激於義直上其頂獼
猴手提其尻摔於地仲英抽金搔頭以刺獼猴遁惟
見水滾滾自九州至泊仲英將沒仲英大呼瑯母齧
娘至出金盃蓋獼猴縮小如蝌蚪黑霧四起有蝦無
數附一物混沌不可名狀反捲娘仲英出黃錦褰諸
蝦皆散去此物無目遂沉焉娘大呼曰兒已殲水毋
吾當鎖無支祈出鐵索繫獼猴頸而宣號令曰吾奉
文命命治水妖他族宜避毋自殞滅也猢猻之屬皆跪
拜娘投獼猴於井而誓之曰瑯母在無支祈殆瑯兒
隨無支祈危於是黃水復故道淮水既平泗州人不
知何神捍患議欲立廟祀之夢一女子負小兒至云
鄉等繪神人像卽觀於我書號則鈕蓋娘兒堵圭仲
英也爰如神語立廟香火徧淮南矣後一老叟攜二
子入廟見神位而大慟衆詢之云此僕妻子也叩其
生平里居則日百歲內黃人堵竈有十孫皆掌社土
吾挈假子屋兒臺兒訪故妻子云人咸謂真仙將擁
之拜堵老策杖逍遙以二子走入廟壁中呼不應伯

庚氏曰金為土生而受土病水為金生而受金厄若
狃於土尅水之說恐未足闡五行攢聚之奇不謂宋
小說中一則瀾翻而有此篇大地何所非有大文何
所非無

島仙

樊夫人在湘江嘗治一鮎以其變女子魅男子也縛
于水面將斬之其妹雲英適至鮎乞憐雲英為請緩
死夫人曰既妹言之書符鎮水岸可耳遂立小石碣
下藏符與鮎仍題云七七七湘水溢符神逸鮎精出

後劉一過其地見碣嘆曰水與妖為鄰民將若

何吾其為夫人補過也即諭改鮎為碣嗣是

每歲七月湘波皆汎涌而不傷塚害民其第七載秋

七夕水遂安恬鮎已脫于縛謂符神曰老公可以去

矣吾不敢長以罪因為累神以風雷未作冲天失勢

由水道遁還廬山其所祠廟也鮎至石碣前將復變

前女子游針樓忽倒地為巨石所壓盤旋久之立化

搗衣砧焉鮎怨云靈也成頑動也成滯誠知化物不

如為囚又念云仙禁我惑人也吾其委質若無用遊

神于渾忘以待功候乎又轉一想云是物與女郎有緣當取精以求化耳其砧倒流至嘉陵江爲貧女所得嘗月夜屈曲自動女懼棄之水中適魚人張網舉得之以授其女玩賞不已直枕間夜有賊劫隣舟其父呼女各爲備女以砧伺賊竄入擊之碎其首砧爲血浸後賊死而砧益露精采女之姊適戍卒嘗矚女入船見砧而悅之奪以歸搗衣欲寄涕零于砧因不忍屢舉明秋乃失之矣渚宮妓王十三娘泛月湖有女尼以此砧獻云偶從夏口歸此物傍舟行始以爲江豚也戲以手招躍入吾膝間每加拂拭終夜有光殆仙杵也十三娘持歸供奉如寶秋涼無侶望砧光熒然祝曰寶物化情人誓爲良家婦光忽跳擲出戶外隨覓之一書生帶月入迎笑曰以卿有良家之願所以充情人之名十三娘曰若卽仙杵乎曰但無妄言令卿不復思人間之樂遂與綢繆書生惟所欲爲圓潤如志十三娘乃謝絕諸郎云痼疾在體時蕩佚無度或卜其晝爲同籍高柳生唐梅兒所覺從枕畔笑言曰姊可云用盡閨中力者也十三娘詈云吾固

知小婢輩輒敗人意書生云使之來歸即莫之能侮也十三娘呼云郎名二姨即偕至書生云仙不可娶豈有鶉鵲之行一時而迭為牝牡者請觀其關車之具乎二姨皆疑其誇十三娘以故匿書生浴于房二姨自壁間斜睇則面色皆灰死蓋不見其體惟物如人立即奔走去無敢有後言下三月十三娘病歿書生竟無蹤同籍為

活隣卿

薄 禍糟 美為執

零無人

覓生世作裴航後書島仙

人皆以攝十三娘魂者為仙矣初長安人尋牧石為商湖南巨艦中嘗載一姬名曰鍼娘時當泊舟江陵聞柁樓有爭詬者鍼娘視之則小姑與嫂共奪一搗衣砧問之云小姑拾之沙際者嫂攘而據之故相搏鍼娘勸令讓嫂則姑啼鼻姑則嫂泣乃代分其日日子丑歸嫂寅卯與姑乃成服一夕鍼娘獨寐突有人登其床者拒之則無力因邂逅問以何緣曰吾島仙也前者舟中人爭夕得子一言而解圍故吾相報鍼娘曰一物也靈異若此宜彼力爭哉然君亦宜秘

此間人道不可復來來以本質可潛與爲好耳其人曰固也卽復形爲砧留兩日乃去自此三女朋此嫂厭其夫姑厭其母鍼娘不敢厭尋老惟乘間與島仙戲偶夜分起尋老佯卧聽之狎侮殊甚呼鍼娘詰所自至云猫食餽物以搗衣砧擊之也尋老以燭視砧故在側新潤如洗未幾鍼娘病作尋老延醫來診醫曰人患鬼病藥物恐難效何不禱于神尋老前疑未釋今益信爲鬼所乘乃以牲醴祈于旌陽真君祠有卜詞云漫道求魚無後灾兩行紅粉一齊迴返魂無

驗青烟滅前度劉郎今又來尋老不能解祠右有女道士相人者謂尋曰觀君之色知君姬人危矣然吾爲君往視或于死得生耳尋老謝而延之歸舟女道士罵曰何么麼小邪禁人女子鍼娘瞪目無語女道士曰舟中尚有何女舟人乞哀曰某之妻女亦忌見家長女道士曰是矣直入柁樓戟手咒其女卽跪地請死因勘之陳詞曰石占湘江人病七年爲神所化善狎女郎曾匹王十三娘喪偶來此見三人纏綰義不忍割願死之女道士叱曰汝何恃不恐亦爲人所

制否曰其用在木其名藏石樊姥縛予畏若霹靂女
道士沉吟曰向吾未見此魅也豈卽鮎耶將召前符
神問之一道士在岸撫掌大笑曰夫人之妖吾以法
變以爲無知矣而尚有欲仙者固多踈虞哉以劔指
柁樓底一光明搗衣砧墮女道士前鍼娘起叩頭云
請免島仙死女道士出紅縷纏之忽躍入水中道士
投劔化爲網得魚一龜一魚則鮎也道士遂放龜而
戮鮎以肉令鍼娘及舟人之妻妹啖食畢皆能記從
前道

前道 曰當吾改碣文時若易鮎精爲砧杵則不

貽後來之憂幸夫
俱不見鍼娘疾復瘳隨尋老還長安食魚則忌鮎登
樓聞遠砧則嘔噦欲死惟以絲綉女道士及道士之
容以時香火寔不能知其何代仙也
筠溪氏曰砧不惑人人自媚砧耳長安片月萬戶搗
衣未聞盡人而祟雖有奇鬼不登腐儒之堂雖有淫
妖不卽貞婦之闈人貴自立妖由人興焚香而乞仙
靈猶治末而塞流者也夫劉樊二仙踪跡所不到則
奈之何

三筵

羅致遠刺潭州富民苗非助有妻妾美而無子同里無賴子顧必善嘗以淫爲宗人所逐與苗氏故親串也來依苗作計苗以其行惡辭去之一夕苗爲賊殺于妻妾戶外以狀聞刺史爰往視其死所賊無殺人刃惟遺一囊爲娼樓物訊婢僕則情無所知妻妾積願羞澀而不敢泣詰以其夫如何被殺狀多不能答羅君疑之猶以賊未獲獄難成也未幾顧必善以殺人事發覺爲他縣所獲羅君以能官得同治其獄問必善別殺人否云會爲爭淫殺一人不知誰何而棄其刀并失佩囊其家已遠徙矣羅君大駭曰汝所殺者得毋苗非助乎必善云非助吾戚也寔未嘗手刃羅君訊云知彼家幾口必善云渠無子有妻吾表女弟也妾亦識之羅君云然則以姦殺非助者非子而誰必善以無憑不敢承羅君大怒曰吾已得汝佩囊矣卽無刀尚可逃罪耶必善泣曰吾所犯罪狀已無生理何惜一苗非助之命而不代償然誣其妻妾得罪冥王不可解雖戮死何足蔽辜羅君曰汝固不得

活所以庇兩婦者在囹圄中希得數月酒肉耳吾亦
能醉飽汝必善不服令施奇酷鍛之死而復蘇卽曰
吾無兩世戮如使君身命何刀如教誣服殺非助事
羅君執苗氏妻妾至與顧必善對詞叱咤如雷鼓諸
毒具畢陳兩婦知慘烈難犯呼天曰人爲盜害而捕
其妻妾誅之爲盜者何其樂乎爲妻妾者何其苦乎
爲民父母者何其忍乎羅君嘗曰夫死而不悲見長
官而語塞吾固知所之多少矣是罪囚斯
得汝父母能貸汝耶必

了之猶汝兩人一矣一矣兩婦大
慟曰夫死于盜手妻苦妾死于盜口又何怨乎卽陳
云大婦之詞如必善小婦之詞如大婦吏前請曰獄
可成乎羅君領之其秋必善以屢殺人伏誅苗氏妻
妾坐姦私陷夫死並棄市後歲餘殺苗非助之賊爲
其妻所訐云是夕也賊在娼家飲醉入苗倉爲盜主
人覺而逐之因而齒於刃其刃藏之家羅君捕賊來
就其家取刃一訊服並云殺人時遺其妓家所贈之
囊羅大詫斃此賊於獄而戒吏胥秘之然悔恨無地

嶺古佳已

人鬼憧憧旋請解組歸其身終日如被魘魘兩腓癰
如蟻內外醫不能理每夜號楚曉則倦而思寢既覺
童僕猶眠見兩婦立床下云吾輩從枉死城來將居
使君之腓須治滋味設三筵大婦居上小婦居左主
人下之宴不成禮者惟別君足羅君諾之兩婦各入
一患處呼家人告以設宴事咸謂不經兩腓若虫嚙
心神欲盡涕泣謂家人曰汝曹不治酒食者何不殺
我其家憫而從之將食見兩婦自其腓出主人再三
請乃入席小婦與大婦爲禮命主人揖羅君以幼子
代之命主人酌羅君使大兒婦代之終席委賴從事
每日登堂若見戲家人始則匿笑終亦慣之如是者
三月其小婦謂羅君曰吾大婦明當去祇治兩筵吾
居上席從之其曰左腓忽去其疾皮骨如平常右腓
轉癰甚又一月不堪其困只設一筵而主人不出小
婦怒口均是寃也何以卑我我亦去之耳羅方驚懼
有西域僧善治怪疾者以友人書至請之視右腓僧
曰是有孽血不可不出也出不意袖刀刺之血上涌
及面目中噴兩小顱如斷壺羅君長號而絕

南莊氏曰兩婦始惟酒食是儀者耶禮意雖密不如
羅織之疎也割烹固亟不如湯火之緩也詩為歌曰
長官坐堂皇婢子為魚肉當時怒有餘後日懼不足
昇君以頭顱從君求口腹百駭自戕賊所嘆白日速
嗚乎苟延一綫之命何以三筵為哉

野婆

竹王為漢誅其夫人阿恨攜夜郎王金石印一枚竄
南荒三兒皆從時九隆蠻方歲夫一夜夢山谷中忽
有鳥爪人

奴傭婢之可憐者尚計百八夫人嘗令曰有能取
竹種歸者老男女則見父之母之小男女則見兄之
室之眾瞋其目箠其首知為花狁猪所竊無敢與鬥
者也帳前有狙一熊一野婆一俱跳躍欲出夫人曰
熊子居守狙老一去何如方調遣問野婆忽不見狙
繼之夫人曰野婆腹間有辟兵璽必不受創狙老殆
哉不兩日野婆攜大兒歸時兒年十八歲矣詢之云
前晚為一人提去天明至一城郭見其人身刻花鳥
以兒謁見其國王則裸體畫龍者叱令拜舞兒不屈

王卽付此人調食之夜半此人陳桂飴二器操利刃將解兒矣狙老躍入扼其項此人揮刀斷狙指狙力屈遂死野婆突進咬其耳此人連刺數刃不能入耳被嚼去刃爲婆奪因三躍而三斷其體尋有小犍狔以兵至者以刃斃之而大兒還也夫人嘆息泣下曰壯哉婆也哀哉狙也命大兒拜野婆婆如不憚者竟日侍夫人側不去夫人忘前約若詫之一峒婢進曰婆非直救王子而已有桃天冰泮之情乎野婆喁喁首肯夫人恍然曰吾苟失信於婆何以俾兒輩中興復夜郎王業抑從夫之道婆知之乎清川高竹要長龍孫否則焉用此婆爲矣野婆笑露其齒又喁喁首肯夫人爲野婆治裝曰婆來前吾媳汝呼大兒至曰兒好爲之地曰王夜郎爾爲長豈宮中不容一野婆乎大兒諾竟與野婆合婚野婆事夫人謹頤指氣使無不効順惟不能夜郎言兩歲舉一子頥而黥生三年惟與其母語舉家不能辨其謂何夫人謂大兒曰此野孫宜居之別部自能爲君長無置夜郎境也是時南方多不靖漢思竹王勲謀立其後夫人命二兒

詣關謁使者詔裂其故土封三兒為夜郎侯續王祀
大兒封國強故有漢與我孰大之說野婆自以賦形
不類率其子出居塞外臨歿以刀割取臍間辟兵璽
付其子喁喁若曰有此不畏兵勿亦足為小夜郎伯
其子拜而佩之方玉瑩潤若夜郎王金石印焉然其
裔自號野人不復祖竹王矣

雲望使者曰野人居西南蠻界好殺善劫掠性與他
族殊竹王之孫枝野婆之血種亦禿矣夫竹中帶
礪曾不...之救...功在馬頭娘盤

瓠氏之間以蠻俗荒誕不經為儒者芟夷殆盡故野
姿開國為史所不載也存而不論斯事類之

